

藏地汉语小说
视野中的

阿来

杨艳伶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A'lai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ibetan Chinese Novels



藏地汉语小说
视野中的

阿来

杨艳伶 著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杨艳伶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97-7475-5

I. ①藏… II. ①杨… III. ①阿来—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4853 号



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

著 者 / 杨艳伶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高 启 王 颖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475-5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多维文化视野中的阿来小说

对于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来说，阿来毫无疑问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和他的文学之所以成为学界颇为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解读的研究对象，就因为他的文学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从多种角度观察和阐释的可能性。

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父亲是一个在川西北藏区做生意的回族商人的儿子，他母亲是藏族人，而他自己出生和成长在大渡河上游川藏高原的嘉绒藏区。可见从血缘和成长环境来说，阿来的文化身份具有多种文化属性，再加上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他选择了多元文化视角切入其所聚焦的文学领地。

杨艳伶的《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选取新时期藏地汉语小说这样一个视野，来观察和探析阿来文学书写的文化内质和美学意义，实际上是她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兴趣使然。2006年，这位在西北求学之后在东部沿海就业的河西女子，又兴致勃勃地回到西部的家乡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就选定了《藏地的尘埃与诱惑——阿来与马原作品比较》这样的题目。接着，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很少有人关注的藏地汉语小说创作领域，试图从更为宽阔的学理视域中解析阿来这样一个特异的文学

存在。

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的写作确实是穿行于汉藏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汉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作家细致缜密的思维与开阔开放的视野，阿来通过汉语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将对故土尤其是嘉绒大地的叙写与思考放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大格局中；而藏族文化尤其是藏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寓言、英雄史诗、部族传说、人物故事，又为他提供了自由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使阿来的创作呈现出别样的形态与色彩。借用人类学中的“文化并置”命题，即把不同的文化及价值观并列后，人们方可从相辅相成的对照中看出以往不易察觉的文化特色。《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从多维文化视角入手，分析汉文化与藏文化对阿来的创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揭示汉藏文化碰撞和融合中的藏地社会面貌如何在阿来的创作中得以呈现，阐述了穿行于汉藏文化之间的作家从两种文化之间汲取了哪些营养，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阿来与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确定其在藏族文学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性和价值。这一选题当然是有新意的，也有学术价值的。

从多种文化角度观察阿来及其小说，当然必须注重阿来自己所确认的民族身份。阿来一再地表示，“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常常听到内心某种固执的声音。当我个人的心境与情绪与青藏高原的大地，与这片大地上众多同胞特别契合的时候，这种声音就特别地清晰，并在灵魂深处冲突不已。我只是领受了命运的安排，把这些声音固定在纸上……”^①可见，藏族血脉、雪域文明早已渗透进阿来的灵魂，是他确认了自己的族群、定位自身的文化视野与创作视角的

① 阿来：《获奖感言》，《民族文学》2000年第1期，第55页。

重要支撑点。强烈的族群认同感与归属感、久远深厚的部族记忆都是阿来小说自始至终贯通的主线，正因为如此，部族故事、民间传说、征兆占卜、煨桑祭祀，以及宗教仪轨等对阿来来说既是创作的素材和来源，更是其小说的重要构成和意蕴载体。

但阿来对这一特殊地域的文学书写，并不只限于藏族文化的视野。由于后天学习经历和个人文化选择，使得他的文学叙述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意蕴。无论是有意或无意，阿来的创作不仅仅是单一民族文化的体现，还是多种文化的杂糅。儒道的“天人合一”“自然无为”以及佛教的“缘起性空”观念早已渗透进他的血液，他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等强烈的生态关怀意识融入《信札》《大地的阶梯》《蘑菇》《遥远的温泉》等作品中，坚信人类的利益在大千世界中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而在《生命》《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中，又有他对中国传统儒学中“仁义礼智”及佛教“众生平等”等重要命题的思考与阐释。

这本论著也注意到这样一些被定位为“边界写作者”“边际人”的藏族作家，在进入创作后需要面对跨文化、跨语言、跨族别、跨地域的身份不断转换之痛，也需要适应在两种文化中无法完全归依之苦，但阿来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资源、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精神体悟，既充实与强化了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丰富与延展着藏族文学史，又能够巧妙运用“文化游离”带来的距离感进行自我反思和本土省察。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刻了解和清醒认识的阿来同时也接受着汉族文化的滋养与渗透，尽管我们无法判定汉族文化在其文化人格构成中占到多大比重，但源远流长的汉族文化确实充实与丰富着阿来的文化积淀，使他的视野更加宽广，也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点。在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阿来叙写着嘉绒部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命运，进而将这种思考提升

到对人类生存进行体悟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将阿来及其创作放置在藏地汉语小说的阵列中进行审读。20世纪80年代以来,扎西达娃、梅卓、央珍、江洋才让、尼玛潘多等藏族作家,以及马原、马丽华、杨志军、范稳、宁肯等汉族作家,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宁静悠远、旷达高邈的西藏大地。他们中有的以文化人类学的范式记述雪域的所见所感,有的是真实再现多民族区域的文化冲撞和融合的历史情景,有的是展示外来写作者所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藏地奇观,有的是借藏地书写呼唤拯救信仰和振奋精神的时代命题,毋庸置疑,阿来是这一阵列中的重点作家。但与诸多藏地书写中的“他观者”想象不同,阿来的藏地书写则是“自观者”的反思。他的创作更多的是致力于还原真实的藏地、呈现藏人真实的生活图景。“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的故事,包含了更多藏民族原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的世界上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地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①用非母语进行的跨文化写作,又关注的是长期被主流视野所忽略的阿坝故乡,双重边缘使得阿来在表现本民族文化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能够深刻地把握民族文化的每一次脉息与悸动,也能站在异文化的角度体察其弱点与不足,展示和表现、审视和自省复杂而有机地构建他独特的文学世界。“没过多少年,机村周围的山坡就一片荒凉了。一片片树林消失,山坡上四处都是暴雨过后泥石流冲刷出的深深沟槽,裸露的巨大而盘曲的树根闪烁着金属般坚硬而又

① 阿来:《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153页。

暗哑的光芒，仿佛一些狰狞巨兽留下的众多残肢。”^①这一段用汉语表述的文字里，背后隐含着的则是作者所说的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将对“人”的关注放在首要位置，藏民族并不是藏地想象者或猎奇者眼中永远的宽大的藏袍、黑红的脸庞、凝滞的眼神，他们也与其他人一样有幸福、欢笑、获得、泪水、酸涩、苦闷、压抑以及失落等，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他们同样也在经历痛苦的撕心裂肺式的蜕变和艰难的调试。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嘉绒之子阿来将笔触直抵藏人灵魂深处，从形而下的生存状态到形而上的精神诉求，通过藏地一角书写着藏民族的发展史、生活史和心灵史，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希望藏地、藏民走上稳健、快速的发展道路，不希望雪域藏区成为保留人们原始文化记忆的“博物馆”。与此同时，阿来又在“藏族生存”与“人类生存”之间找到了某种共鸣，在嘉绒、西藏、中国及世界的交融中探寻着文学的情感深度和精神价值。

总的来说，这本论著能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将阿来及其创作放置在新时期以来藏地汉语小说的大格局中进行研究，深入探析汉藏文化对阿来小说产生的影响，细致地考察了阿来在汉藏文化交流碰撞中藏地风貌的文学书写，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穿行于两种文化的阿来所汲取的双重文化营养，比较分析了阿来与其他同类作家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进而阐发了阿来在藏族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著者以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创作的深入解读和细致研究，视野宏阔，论述精当。尤其在汉文化的渗透、藏文化的浸润以及汉藏文化的融会贯通等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和独到的分析，既不乏新见，也

^① 阿来：《空山：机村传说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509页。

有较强的说服力。

我总觉得阿来作为一个穿行在多种文化之间的创作者，他的创作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一种异于寻常的文本，这些独特文本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实际上还有继续深入开掘的空间，这实际上也为更多地像杨艳伶这样的年轻学人准备了研究话题。无论是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还是非虚构作品《瞻对》，阿来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努力呈现出一个传统的少数民族区域，在每一次历史变革的浪潮袭来之时缓慢转身过程的忐忑和艰辛。反观阿来的每一部重头之作，似乎都在努力寻找着一次新的突破，从《尘埃落定》对历史风烟的真实还原，到《空山》对生态危机的深重忧患，再到《格萨尔王》对民族文化的执着追觅，这些作品无论是思想蕴涵，还是艺术内质都显示出作者有着处心积虑的探求目标。

新近出版的《瞻对》也是这样一部着意为之且颇为引人关注的作品。“瞻对”是康巴地区的一个民风强悍的区域，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铁疙瘩”。为了真实地呈现出瞻对200余年的历史风云，作者十几次深入藏地，翻阅数百万字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经过5年的删改后才有了这部文学化的地方史，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历史传奇。200多年来，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地方。瞻对这康巴一隅不仅展现了汉藏交会之地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也揭示了藏区问题复杂性，藏区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留下的不只是历史的风烟，同样也留下诸多令后代思索的经验和教训。选择这种历史化写作方式，实际上也是选择了“非虚构”的文体，这一写作范式的新变，一方面表明阿来文学创作一直在寻找着切近对象的文学方式；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针对这样的敏感题材，阿来选择了一种让历史本身说话的方式。拒绝虚构，并不是没有态度，作家的态度就

寄寓在文本之中。

最后，让我们引用阿来早年创作的诗歌《颂辞》里一段，结束这篇拉拉杂杂、意犹未尽的序言。

心回到坚实的土地
眼睛从流水上升起
宽广盛大的夏季啊
所有生命蓬勃而狂放
太阳叩击湖泊的水晶门
赤脚的笛声在星光下行走
无依无凭，朵朵百合悬浮
是飞翔于水中天空的鱼群的梦幻
而我们站在时间的岸上

彭岚嘉

2015年1月于兰州大学

摘 要

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注定要穿行于汉藏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也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他可以用汉语进行会话和书写，但母语藏语仍然是他的口头语言。汉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了作家细致缜密的思维与开阔开放的视野，他通过汉语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将对故土尤其是嘉绒大地的叙写与思考放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大格局中；而藏文化尤其是藏民族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及寓言等，又为他提供了自由驰骋想象的空间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写作素材，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又使阿来的创作呈现出别样的视角与形态。借用人类学中的“文化并置”命题，即把不同的文化及价值观并列后，人们方可从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照中看出以往不易察觉的文化特色、成见或偏见。将阿来及其创作放在新时期以来藏地汉语小说创作的大格局中进行研究，分析汉文化与藏文化对阿来的创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揭示汉藏文化在碰撞和融合中的藏地社会面貌如何在阿来的创作中得以呈现，阐述了穿行于汉藏文化之间的作家从两种文化之间汲取了哪些营养，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阿来与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对其在藏族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性和价值加以总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也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六章。绪论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界定一个书中所用到的重要概念，即“西藏”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行政区划概念。第二部分对西藏当代汉语小说的发展状况进行简单的梳理和概括。第三部分简述选题意义、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着眼点与写作思路。第一章“他观者”的想象，共有三节，第一节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藏地小说热，第二节现代性/汉化的双重阻隔，第三节朝圣、追寻或反思的文化选择，对汉族作家马丽华、杨志军、马原以及范稳的藏域小说进行分析和论述。第二章“自观者”的言说，分为藏族作家的华丽转身、聆听母族文化的足音、现代性的多样化解读三节，综合论述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的开创性意义和重要价值，并对央珍、梅卓、扎西达娃等藏族作家小说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进行重点阐述。第三章藏文化：阿来的创作之源，主要论述藏文化对阿来的濡化，从雪域文化的呈现、早期宗教及藏传佛教等方面论述藏文化对阿来的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第四章汉文化：嘉绒之子的追寻与守望，着重阐述汉文化对阿来的滋养与渗透，主要是从道家思想的渗透及汉族文学传统的延续和传承等方面阐释汉文化对阿来的重要影响。第五章从汉藏文化交融的角度论述阿来及其创作，分为“天人合一”“缘起性空”观影响下的生态关怀和“仁”“众生平等”与和谐人际关系两节。第六章则重点阐述阿来小说的独特性，共分为四节，第一节西藏不再遥远、第二节传说就是现实、第三节别样的历史观、第四节魔幻化叙事，从作品的思想蕴涵、历史观以及叙事艺术等层面阐述阿来小说的独特之处，其中对阿来与马原、扎西达娃、马丽华、杨志军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语对阿来在藏族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进行概括和归纳。

Abstract

As a Tibetan writer in Chinese writing, Alai doomed to walk through the two heterogeneous cultures that is Chinese and Tibetan. He also doomed to wander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lthough Alai's oral language is still the Tibetan, he can use Chinese to speak and write proficiently.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gives him the meticulous thinking and broad view. Alai absorbed rich nutrition from the excellent culture all over the world by means of Chinese. He placed the description and thinking of his homeland especially the Jia rung in the pattern of the whole human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Tibetan culture including myth, tribal legends, family lore, character stories and fables provided him a free space of imagination and inexhaustible writing materials. In addition, Alai's creation showed a different kind of view and form because of these rich and colorful folk culture. We can borrow the proposition called "cultural juxtaposition" in anthropology, that is, people can find ou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prejudice or bias that are not detectable in the past from the complementary or opposite comparison. It is not only a subject worthy of study 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do these research work, including place Alai's creation in the pattern of the Tibetan Chinese

novels since 1980's, analyze what impact has been exerted to his creation by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culture, reveal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ibetan social outlook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collision and fusion, describe the nutrition that Alai has absorbed from the two cultures, use the comparative study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of Alai and the other writers and summarize his uniqueness and value in the Tibetan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thesis divides into six chapters except the preface and the conclusion. The prefa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clarifies an important concept used in the paper, that is, the concept referred that the Tibet is a cultural concept rather than a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 second section carries on a simple combing and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The third section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s, the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e issue, the focus, and the writing mentality. The first chapter-the viewers' imagination. This chapter has altogether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reveals the upsurge of the Tibetan novel written by Han writers. The double barrier of modernity/Sinicization is the theme of the second section. The third section, the cultural selection of pilgrim, introspection or pursue,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Tibet domain novels of Ma Lihua, Yang Zhijun, Ma Yuan and Fan We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saying of the self-concepts', including the magnificent turn of the Tibetan writers, the listening of footsteps of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 profuse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ty,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ground-break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ibetan writer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piritual pursuit in the works of Yang Zhen, Mei Zhuo and Zhaxi Dawa are interpreted primarily.



The third chapter—the Tibetan culture—the source of A Lai's creation. This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nculturation that impacted on A Lai and his creation by the Tibetan culture. The showing of the Tibetan culture, the early religion and Tibetan Buddhism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is chapter. The fourth chapter—the Chinese culture—the pursuit and guardian of the son of Jia rung. The nourishment and penetration that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to A Lai's are elaborated in this section. The primary elements include the penetration of Taoism and the continuation and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The fifth chapter discusses A Lai's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Tibetan cultures. This chapter consists of two sections, they are the ecological concern affected by "Tian Ren He Yi" and "conditioned causality", and the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benevolence" and "creatures are equal". The sixth chapter focuses on the uniqueness of A Lai's novels. This chapter includes four sections. The title of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Tibet is no longer a distant existence. The second section's title is legend is reality. The topic of the third section is a different cognition of history. Demonizing narrative is the title of the fourth section. The uniqueness of A Lai's novel is discussed from all kinds of levels, that is, the thinking contains, distinctive view of history and narrative art. Meanwhile, this chapter also analyzes the creation of A Lai and Ma Yuan, Zhaxi Dawa, Ma Lihua and Yang Zhijun comparatively. The conclusion general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A Lai and his position in the Tibetan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绪 论	001
一 西藏：一个文化概念	001
二 西藏当代汉语小说发展现状	003
三 写作缘起及研究思路	011
第一章 “他观者”的想象	019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藏地小说热	019
第二节 现代性/汉化的双重阻隔	029
第三节 朝圣、追寻或反思的文化选择	037
第二章 “自观者”的言说	049
第一节 藏族作家的华丽转身	049
第二节 聆听母族文化的足音	064
第三节 现代性的多样化解读	074
第三章 藏文化：阿来的创作之源	080
第一节 雪域文化的呈现	080
第二节 源远流长的早期宗教	090
第三节 无所不在的藏传佛教	099

第四章 汉文化：嘉绒之子的追寻与守望	112
第一节 道家思想的渗透	112
第二节 汉族文学传统的延续和传承	122
第五章 汉藏文化交融中的深沉思索	132
第一节 “天人合一”“缘起性空”观影响下的生态 关怀	132
第二节 “仁”“众生平等”与和谐人际关系	141
第六章 阿来小说的独特性	147
第一节 西藏不再遥远	148
第二节 传说就是现实	157
第三节 别样的历史观	163
第四节 魔幻化叙事	172
结 语	180
参考文献	185
后 记	201